



De l'esprit

Claude Adrien Helvétius



论精神

[法] 爱尔维修 著

杨伯恺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De l'esprit

Claude Adrien Helvétius



论精神

[法] 爱尔维修 著

杨伯恺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精神/(法)爱尔维修著;杨伯恺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ISBN 978-7-208-15657-9

I. ①论… II. ①爱… ②杨… III. ①爱尔维修(Helvetius, Claude Adrien 1715-1771)-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65.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04313 号

责任编辑 毛衍沁

封面设计 周伟伟

论精神

[法]爱尔维修 著

杨伯恺 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1.5
插 页 4
字 数 123,000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657-9/B·1380
定 价 46.00 元

译者的话

《论精神》(*De L'Esprit*) 是 18 世纪法兰西物质论哲学最主要的代表哲学家爱尔维修 (Helvétius) 的一部最主要的名著, 同时也是我们决心要系统引介的哲学丛书之一。

这部书初次出世是 1758 年。巴黎 Imprimerie de Mercure de France 把它列入 Collection des plus belles pages 1909 年出版的 *Helvétius* 里面。我的译本就是根据这部 *Helvétius* 译出的。前面圣·郎伯尔 (Saint-Lambert) 那篇《爱尔维修的生活及其著作》, 本是在原书附录里面, 我因其是一篇有条理、很详细的文献, 所以特别把它译出放在前面。

本书翻译费了三个月功夫, 译毕复由朋友帮忙详为校阅, 对于原著虽已尽量求其忠实, 但仍恐不免有错误的地方, 尚望读者于发现时, 不吝赐教, 以便再版改正是幸。

译者 1933 年 1 月 20 日

爱尔维修的生活及其著作^①

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 (Claude Adrien Helvétius), 1715年1月降生于巴黎。他的父亲名叫让·阿德里安·爱尔维修 (Jean Adrien Helvétius), 他的母亲名叫加伯利尔·德·阿尔满古 (Gabrielle d'Armancourt)。爱尔维修这个家族, 祖籍是巴拉丁 (Palatinat), 宗教改革时曾在那里遭受过虐待, 遂移居荷兰。在荷兰, 族中多人曾经取得光荣的职任。爱尔维修先生的曾祖, 是共和时代的一等军医, 以服务有功曾受许多奖章褒奖。这位名人的儿子到巴黎的时候, 还很年轻。他是以荷兰医士这个名称见知于人的, 我们应当称他为“草药师”(Ipécacuanha)^②。他曾经从他的一位亲属, 一位巴达维亚 (Batavia,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旧称) 的执政者那里学得这种树根的用法, 而在巴黎, 在我们的

① 这篇重要的表彰论文, 最初以为是居克洛斯 (Duclos) 做的, 其实是圣·郎伯尔 (Saint-Lambert) 做的。它曾再版于爱尔维修的精选版本中。但大部分批判家, 都是从此地袭取了去, 经过恶劣的改窜, 而故意忘却指出其引据来源。——译者

② 这是产生于南美的几种小树之根, 有催吐性, 故意译为草药师。——译者

军队中应用起来，收到了很多成效。路易十四 (Louis XIV)，他的恩典每每就是国王所应有的恩典，这即是说曾赐以贵族的册封及医院总监的官职给这位草药师。他于 1727 年死于巴黎，深为贫困者及善良的人所悲悼。

他有一个儿子承继了他的才能，与他一样，成为光荣的医生。当他把摄政的国王从一种自七岁时便害着的危险病症中救回来的时候，他还很年轻。自此以后，他遂成为王后的首席医生，博得她的信赖与宠遇。在凡尔赛，他成了凡属他所医治的一切人的朋友。他对于很多来到他家就诊的贫民，无不接纳；而且殷勤地到那些病重不能就诊的人那里去替他们医治。

他很爱他那美丽而贤淑的妻子。他们非常珍爱他们的儿子，在对他的教育上，同样尽心竭力，并使他过着幸福的儿童时代。

当他们把他托付给郎伯尔先生的时候，他还未五岁。这位郎伯尔先生是个贤明而富于情感的人，他尚健在，却已哀悼了他的学生。

取得教师如此欢心之切望，这种鼓励鞭策学生更勉于工作。他最早就有喜欢读书的兴趣。真的，他首先喜欢的只是仙女故事及神怪说部之类。但很快他就与拉·封丹 (La Fontaine, 1621—1695, 法国最著名的寓言家) 乃至布瓦洛 (Despreaux, 1636—1711, 法国诗人和文学理论家) 的著作发生关系。这些人的作品原是为富有兴趣的人所酷好而不能为儿童所喜的。

当爱尔维修读《伊里亚特》(L'Illiade) 及“昆特·库尔斯”(Quinte Curce, 公元 1 世纪的拉丁史学家,《亚历山大传》的著者) 时,正是刚进中学的时候。这两种读物,改变了他的性子。他原来是胆子很小的;现在变得很胆大了。他的求学兴趣,曾经

有一段时间中断了，那时他愿意入伍并醉心于战争。

他官长的专制、他们那些威胁的腔调和拘束，使他发生反感，而人们堆在他身上的极其烦琐的义务又使他短兴。他只得着很平庸的进步。但，到了学修辞学的时候，他的监护人波雷（P.Porée）看出这个学生是易为夸奖所感动的，而且在称许其最初的努力中使其成为最伟大的人物。发展个性本是中学时期的教育所讲究的。波雷在爱尔维修的个性发展之中，较在其他学生中特别找到更多的概念和印象，从这时起，就给他一种特别的教育。他同他读古时和近代最好的作品，给他指点出作品的优美和缺点。这位老者，没有写作的兴趣，但却有极其高超的文学见解。这是一个好的教师、严厉的模范。他特别具有辨认其学生之才器及性格的才干。他须得为法兰西造就一个伟大人物，他已猜着了而且加速成就了这位天才。

名誉的最初享受，增进了他对于名誉的眷恋。青年爱尔维修在中学普通学科中所得着的充分称赞，更使他想在一切地方都取得一样的成功。他开始憎恶跳舞和剑术。虽然他曾经精习这两种技术，并在剧场内以雅维利耶（Javillier）的名称和面具跳舞过，且曾博得很热烈的喝彩。

他的竞争心向一切方面展开，但从来没有嫉妒心。他爱他那些年轻的对手，并取得他们的信任。在那些因教师的严厉和取乐的需要而在年轻人中间普遍流行的小诡计上，爱尔维修亦十分擅长，并使人们由衷佩服他。

当爱尔维修读《人类理智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的时候，他还在中学里。这部书，在他的思想里面，形成了一个革命。他变成洛克（Locke）热烈的信徒，不过

却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之于柏拉图（Plato）那样还要添加些新发现于其先生的发现上面这样的一种信徒。

在法律的研究中，他使用着洛克启发他的哲学精神。自此以后，他遂从事于法律与人的本性和幸福之关系的探究。

他的父亲，家道平常，原先曾因与一位伯爵的关系遭弗勒里（Fleuri）主教贬斥。这就使他预备从事财政工作，把财政看作是可以使他致富并且可给以应用其才干之机会的一种职业。他的父亲把他送交阿尔满古先生（M.d'Armancourt）家里，这是他的舅舅，加茵农场的场长。在那里，他对于文学及哲学比对于财政要留心些，而对于妇女又比对于文学及哲学更要留心。然而，他竟以很少的时间，几乎是丝毫不曾费力地把一个财政家应当知道的全都懂得了。

当宠爱爱尔维修夫妇的王后为他们的儿子争取到一个农场收税官的职位时，他已二十三岁了。他最初仅有官衔和半个职位，可是奥利先生（M.Orri）不久就全部给了他。这就使他有了十万金的息入。他的双亲借贷了一个农场收税官应当付与国王的资金，并要他们的儿子从其职位的薪俸中扣还这个资金的利息并偿还本金。

他有能够使最富有的财政家陷于困顿的两种热情，这就是爱女人和喜做好事。不过，他是有纪律和正直的人。在如许的享受方法当中，他知道聪明地去享受。他首先以收入的三分之二，专门准备用于借贷资金的偿还。其余的，则耗费在他的年龄和高贵心胸所不可少的费用上面。

刚过童年，他就已设法与文学界的名人联络。马里沃（Marivaux）就是其中之一。此人在他的小说里装入了那样多的

才思、情感，以及冗辩，而在晤谈之中，乃常常是可爱的人。由于他心思的玲珑及品行的纯洁，他是值得有一些人与他相交并成为其朋友的。爱尔维修先生给他两千法郎的资助。马里沃，虽则是个出色的人，但有些脾气，在争论上不免有些尖酸。他之于爱尔维修并不是气味相投的那类朋友。但自从爱尔维修给了他资助后，他就成了爱尔维修的朋友中对他最留心、最尊敬的一个了。

小梭兰 (Saurin)，科学院的一分子，当其还不曾有何等著作可以使他有名于世的时候，他已经被文学界的人所知。他被看作是才思广大、正确而且深刻的人，具有各种知识、德行、兴趣。他为谋生起见，只有一个与他的性子很不适合的职位。他接受了爱尔维修先生千金的资助，这就可以使他得着独立，得着研究文学的工夫，以及使他感觉到并且宣扬他的幸福应当归功于其朋友的快乐。这位高贵的朋友，当梭兰先生要结婚的时候，又强令其接受他所给予的金钱。

他到处找机会做那爱人与救助人的善举。无论他怎样小心去掩盖他那些善事，我们还是能开得出一个曾经受他厚待的知名之人的名单；不过如果我们指出那些有愧于他帮助的缺乏德行的人来，我们相信他早就已经忘掉了。

那时丰特奈尔 (Fontenelle, 1657—1757, 法国文学家) 是文学帝国的领袖。其广大的声名、健全的哲学、贤明的行为、多种的才能、快乐的精神、为人的平易，使他深受各类人喜爱。就是他的冷静，也是受人尊重的。他那些朋友的仇人，不会是他的仇人，对于他都是很友善的。除此以外，他尚有一个高寿的功绩，他曾经眼见我们这个世纪尚想保存着的光辉时代。他的回忆录中充满着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由于措辞有方更觉有味。他的谈

天，他的取笑，都令人怀想。宫中的男女，艺术家、诗人、哲学家，没有不喜欢他的谈话的。

爱尔维修对于丰特奈尔是很敬重的。爱尔维修到他家里去，犹如一个追求上进的学生那样谦恭。他喜欢同他谈霍布斯及洛克。他从丰特奈尔那里学来的特别之处，就是目前太被忽视、但却使他的思想有光辉的才干。

孟德斯鸠 (Montesquieu) 在那时不过是《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 的作者。但在这个表面看来似乎无关重要的作品中，及其在与他的交谈中，爱尔维修先生已经看出这位立法指导者的才干了。孟德斯鸠也已经推测出他的朋友有一天会成为怎样的人物。他曾说：我不知爱尔维修是否了解他的超卓处；但在我呢，我觉得他是一位超群出众的人。^①

《亨利亚特》(*Henriade*)^② 这种格律全新的叙事诗、许多左右我们的伟大宗师的悲剧、比法国一切历史著作都更精妙的《查理十二传》、许多使人忘掉那在路易十四时代如此普通的一无所取的人群的短剧、一种光芒四射的哲学、很高的天分、多个领域的成功，如此一切把法国和全欧洲的注视集中于伏尔泰 (Voltaire) 身上。再没有谁能比他引起更多的赞美和嫉妒了。不肯替那些居心嫉妒的文人作应声虫的、众人的一部分，那些从他们的读物中去追求快乐或模范的信心良好的青年，就是他的赞美者。剩下来的，差不多就是他的仇人。他那对于文学的爱，他那娴熟的歌颂技术，他的礼貌，他那取悦于人的切望，都不能使嫉妒的愤怒和缓下去。为图自免起见，他遂隐遁于瓦里 (Oirey)。爱尔维修

① 这几行，事实上，是从孟德斯鸠在 1749 年致爱尔维修的书信中找出来的。

② 伏尔泰在 1723 年所著关于同盟及亨利四世的叙事诗。——译者

到那里去找他，向他倾诉最宝贵的秘密，即是说他那首《幸福》（*Bonheur*）的诗的计划和首二韵。他得到的批评，比他所请教过的人给的一切批评都要明白些，并且得着一个热心于其名誉的朋友。

农业部照惯例要遣送些最年轻的收税官到各省去。这些年轻人的职务就是负责去了解各种部门的出息，去监察那些委员，去实施一切命令。在这称为回旋（*Tournées*）的旅行中，爱尔维修先生游历了香槟区（*Champagne*）、勃艮第（*Bourgognes*），及波尔多地区（*Bordeaux*）；并且随便到哪里，他都不曾定下一个律令永远把赢的道理归于农场的征收专员，而把输的道理归诸百姓；他从不愿意接受没收的金钱，并且每每贴补那些由于征敛而破产的不幸者。但农场表示不能赞成这种伟大举措。以后，爱尔维修只是用自己的牺牲来做些慈善事情，并且那些农民也就愿意宽恕这种行为了。

当他走到波尔多的时候，正是全城和全省都为一种新定的酒税而苦恼的时候。他写信给他的公司反抗这新税，并为他所得到的回答而愤怒。有一天，他竟至向波尔多许多市民说：“你们尽管只是这样自嗟自叹，人家并不会就承认你们的要求。展示你们的可怕力量吧。如果你们能够团结到万人以上，就可以打倒我们的公仆，他们为数不到两百。我可以替你们做前驱，我们要保卫我们自己。请你们战斗吧，要求他们把公理交还给我们。”

幸得这位青年的劝告不曾实行。但在回到巴黎时，爱尔维修先生尽力支持波尔多人的不满，终于使得酒税取消。

他约束属员们的贪婪，他指出减少属员数目的方法，他主张要对于所属的土地取得更大的价值，这样他可以同时使自己既有

益于农人又有利于国家。然而这些服务，有时仍不能阻止他产生索然寡味之感。他不得不与那些志量渺小的人周旋，而以远大的见解同他们商量；并与那些已经被年龄与财务弄呆弄笨了的人交际，同他们谈论人道。他所安慰的不幸者，他与文学家的来往，他的研究及他的情妇，都使他对于这种不便之状况，感觉难以忍受。他的父亲，已经使他成为农场税官，但决不能使他成为财政家。他已经偿还了他的本金；并且，虽就在寻乐和慈善事业方面有那样多的耗费，他仍旧积攒了一笔数额巨大的资金。他购买了些土地，打定退休的主意，便于在那儿以整个精神从事文学和哲学，可是，他应当有一位他爱的妻子，使他在退隐生活中，不至于感到痛苦。

在以《秘鲁修女的情书》(*Lettres D'une Péruvienne*) 这部好小说知名的格拉斐尼(Graffigni)夫人家中，他遇见了利尼维尔(Ligniville)姑娘，大为她的美和活泼的精神所动。但在娶她之前，他想要了解她。他屡屡见她，却没有把自己对于她所有的计划和兴趣说出口。后来经过一年的观察，他看出利尼维尔姑娘心地高尚而不骄傲，她以操守去担当她不幸的家运，她有勇气、有慈爱心，并且朴实无华。他断定她很愿意与他同过退隐生活，就向她求了婚，她同意了。不过在结婚之前，他想辞去农场税官之职。

爱尔维修先生，为使他的父亲满意，捐得王后宫中教师一职。他对于宫廷并不比对于财政要来得更好些，尽管他很为王后的恩遇所感动。这位王后喜爱有才气的人，很厚遇爱尔维修先生。他与人为善，他的光明德行本就为人所喜。他的职位很清闲，没有多少事干，因而给他留下了许多沉思的时间。

他于1751年7月结婚后，立刻回到他自己在沃雷（Voré）的宅邸去。他在那里带着两个书记员，这在他已辞去农场税官之职以后，本是用不着的，可是他却需要他们。一个名叫博多（Baudot）的，是生性多愁、健谈而且遇事过虑的人，借口他是看着爱尔维修先生长大的，便自许待他如像严厉的先严待一个小孩子似的。博多的快乐之一就是和这个度量宏大的主人讨论他的行为、才情、性格及著作。他们的讨论除了以最厉害的讥刺告终外，是从不停止的，爱尔维修先生拿出耐性去听他说话；每每在离开他的时候，向爱尔维修夫人说：“我真的有博多指出的那一切的缺点吗？显然不是。然而，我总有一些不是，如果我不把博多留着，谁又肯向我直说呢？”

在他的土地上，他所关心的，只是他的著作、他的属下及爱尔维修夫人的幸福。他可以照博林布洛克爵士（Lord Bolingbrocke, 1678—1751，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和政治作家）在致斯威夫特（Swift, 1667—1745，英国作家和政治家，讽刺文学大师，曾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文学创造者之一”）的信上说：“我从前所有一切对女性的爱，现在只用以对我的妻子了。”

近两年，他已经停止作诗了，转向了对人的探讨。他刚投入于此不久，便瞥见新的真理。后来这些真理变得更加明晰，且引导他发现其他的真理。当1755年他父亲过世之后，他就完全沉浸于哲学之中。对于我已提及的这位著名医生的事，我只再添说一句：他最能理解他的儿子，这即是说他有远大的眼光，没有成见。他很高兴看到他这个儿子为了名誉而牺牲了一笔巨额的财富。爱尔维修先生失去了如此贤明的父亲，是极悲哀的。他拒绝接受他的遗产，愿意把这遗产全留给他的母亲。在推辞很久之

后，才得到他的母亲保管这宗财产的许诺。他父亲之死，乃是第一个不幸。这件哀痛的事搅乱了他的幸福生活，耽误了他的事业。到他有了重新做事的力气之时，他又开始他的事业了。于是在1758年，写就了《论精神》(De L'Esprit)这部书。

他并不仅仅是为了写出一部著作才巨细不遗地观察人。既然大家已经说笛卡尔曾经创造了人，那么就亦可以说爱尔维修曾经认识了人。他乃是把道德建筑在个人利害这个不可动摇的基础之上的第一人。他乃是诸哲学家中的这样一个哲学家，即最能驱散这些云雾，这些使我们自己掩盖了自己的真相而且给我们以德行之错误观念的荒谬体系。他的书是在社会中的种种愁苦和不幸对心灵刺激下的产物。没有人曾经比他更好地提出应把一个政府建立于什么原则之上，并指出那使大多数人的幸福被少数人的利益所抹杀的一切政治组织之不适宜。梭伦(Solon, 前638—前559, 古希腊时期雅典城邦著名的改革家和政治家)曾说：“雅典人呀！你们定要这样相信：遵守我的法律就是你们的利益，你们将不会做犯法的尝试。”

请看，这就是一切立法家应当说的，这就是爱尔维修先生给他们所预定的。他的书还有一个使其超出许多其他书籍之上的长处：这就是通体明了而高尚之笔调。当作者说到一个新的或抽象的真理时，它只是简单而确切地叙述，使你的精神习惯这些新的观念。他的笔调有威严、有力量，并且有风致。他给你提供这些特别关乎人的真理。他以其丰富之想象装点着真理；而此常常服属于哲学的想象，把它点缀得更美丽而又并不使其陷于迷惑。这个想象的任务使真理成为最易感觉，即是说最易捉摸的东西。在他的书中，他述说了那样多的开心有趣的故事，也都是在这同一

观点之内。那些故事都是含有真理的寓言；如果觉得他把寓言用得稍多一点，那么应当记着他是在法国写东西，而且他是在向着一个幼稚的民族讲话。

当这部著作在巴黎出现，真正的哲学家都推崇它，浅狭的道德家则心生嫉妒，社会上的众人，则等待它受裁判，谈到它时，不免带着毁谤。那些伪善者则感到恐慌，这是有理由的。一位以意志坚强和性格活泼知名的妇人，谈到爱尔维修先生时，她说：“这是一个揭穿了一切人秘密的人。”^①

至于神学家，则准备了一个迫害计划，并先施以荒谬的批判。在《基督日刊》(*Journal chrétien*)上与在夸大的教主谕令上说：“《论精神》这部有毒的书，是从地狱里进出来的妄想，其作者乃是公然用力量攻击德行的狮子，是张着陷阱的毒蛇；他把人类与禽兽同等看待，对于奥利金(Origène, 185—251, 基督教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生于亚历山大港，卒于该撒利亚)毫不尊重，奥利金曾明白地说过人类是依理性而活动的，而禽兽则是依本能而活动的：作者没有理由去评论立法，因为在福音书中，我们可找到就这个问题所应当知道的一切；尤其是《论精神》上所包含的东西，在圣书中、在诸圣父(SS Pères)中，一点也没有；对名誉与祖国的爱应当作情欲而加取缔，因为一切情欲都是罪孽的果实。”

就是其他具有高明识见的神学家，也曾说：百科全书派及爱尔维修先生的哲学，散布一种腐蚀一切后辈的死气，并且这是一种极坏的植物，年复一年，会把农夫种在田里的好种子灭绝以尽的。

爱尔维修先生最初安安静静地接受这一切的批评，并不

^① 这句话，有些人说是杜·德芳夫人(Mme du Deffand)说的，有些人说是博沃夫人(Mme de Beauvau)或布弗勒尔夫人(Mme de Bouffler)说的。

想去回答如此空洞而愚蠢的诬蔑。他将怎么办呢？如帕斯卡尔（Pascal）所说，怎么样证明人家不是魔鬼？然而当他被索邦（Sorbonne）大学一个惩戒所威胁时，他却稍有一点忧虑。尽管他表现出来的也不过是觉其可笑而已。

在这个惩戒宣布不久以后，有几位教士及名为讷维尔（Neuville）的耶稣社分子，在巴黎及宫廷中到处做反对《论精神》的宣传。

慈惠教派及杨选教派彼此的仇视那时是很厉害的。这两派互以背叛宗教的利益相攻讦；他们现在彼此都以最大热诚来反对哲学家以表示其非背叛，并昭雪自己：杨选派在议院中有不少的信徒，而慈惠派的势力则在凡尔赛。杨选派想要把这书的作者抓来烧死，而耶稣社分子就想仗着宫廷力量对其加以迫害。

这儿应当没有冤屈他们的就是：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爱尔维修先生的朋友，正如耶稣社分子可以作为朋友一样。他曾经尊重他们的社团：在他的著作内，他讥讽过那样多的传道者及教师，却连一个耶稣社分子也不曾引说过。这些神甫们在这一点上是很了解他的；并且最初他们都是很和蔼地谈论他的书，同样也给他一些恭维；但当杨选派在宣扬他们是爱尔维修的被侮辱者的时候，耶稣社分子则马上起来与之相竞，教会的通信社也起来向他大肆攻击。伯尔杰再也不能保持其有礼的态度了。接着议院也准备对其加以迫害；耶稣社分子则以不曾党同构陷而受委屈。

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是爱尔维修 20 年来的老朋友（并且这种资格不许我把他指名出来）^①，他想象他如果能够与一个哲学家

^① 这就是普莱西（Plesee）或普莱克斯（Pleix）神甫。

翻脸，就是为他自己及他的会党做了一件无限光荣的事业。因此他暗中组织策划去反对他的朋友和他的恩人，拿着宫廷牧师那样的动人话语行欺诈之事，实行他的阴谋。

他首先向爱尔维修先生主张签一个否认的字据，他说这样可以获得王后的恩典并防备杨选派的毒辣手段。哲学家爱尔维修赞成在一种特别的文字上面，重述他已经在序论中所说过的话，即如果，与其初愿相违，他的主见中有些与人类利益不相宜，他就预先声明否认它们，并且他不保证他格言中的任何真理性，只保证他宗旨的正确和纯洁。

这个耶稣社分子，最初的居心是想得到一种否认，但他想要一个更切实、更详细，尤其是更卑屈的否认。他鼓动王后提出要求，他向爱尔维修先生指出这样解决的必要。但他什么也不曾得着。于是他写信给爱尔维修先生的夫人去恐吓她。不过，他又碰着一位有勇气的妇人，她决定与她的丈夫和孩子们搬到外国去。他又权衡了下，认为在哲学家的母亲那还有些成功的可能。她是被说动了，认为她的儿子对于王后所要求的行动是应该做的。她坚持着这个见解，这使爱尔维修心中难过良久，但终究不能动摇他。

他认为在他的书中，自己是以礼貌和保留的慎重态度解释过，这应当可以使他免于罪戾。而且，他自己是处处遵守法律的。他有一位王家的监察官，他曾经尊重其判断。他怎么能够有罪呢？即或他的书是有可以指摘之处，这也只能够问它的监察者；这一点是人们使爱尔维修先生畏惧的所在。他担忧这位可亲敬的监察官会受其牵连，为搭救这位监察官起见，遂应人家的要求签了字。